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李公案

### 第十回 趁月夜荒郊趕路 坐春風內署錢行

茶博士道：「我們這裡路程都叫幾九幾九。九里路叫一九，二九□八里便是二九。從此地望北去，過了七里亭，即是石門地界。再有五里，便進城了，所以說不過一九多路。」李公方才明白。吃了茶，用了點兒乾糧，趁著新月朦朧，復又前進。不到一更天，早已到了石門縣城外。城門已閉，不便進城，且在城外找個旅店住下，便打聽航船上這起命案。店主人道：「客人為什麼問他？」李公道：「我有個朋友在這船上，聞知闖下禍，待來看望他的。」店主人道：「前日縣太爺相驗後，便帶了船上兩個客人到縣晚堂細審，也沒有問出根由。又密差得力家人押同差役到船上細搜一回，也沒有搜出什麼。縣太爺也沒有法，只得仍將船主人等還押，其餘的客人仍舊在船上看管。船是上鎖又加封條。這真是叫沒頭的官司。」李公道：「也聽見拿兇手沒有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沒聽見說。」李公道：「你們這位縣太爺做官好麼？」店主人道：「若說這位太爺，真是好官，若換了別位官府，這管船的早該打得個稀糊腦子爛了。今聽見問了兩堂，並沒用刑。但怕仁慈太過，這兇手總不肯招承，倒難為了陪打官司的了。」李公聽說，點頭稱是，便回房歇息。

次日大早，起身梳洗，用過早飯，便換了衣服，備了東帖，進城到縣衙投謁。程公正因這命案，兇手未得，心中納悶。見李少爺來到，甚是歡喜，便叫請進。李公就隨執帖的走進宅門，到花廳坐下。少頃，程公出來，李公趕忙起身，上前請安。程公帶笑還禮，說道：「老賢姪真是守信。」李公道：「小姪到杭，將公事辦完，恐老伯盼望，所以兼程趕回。未知這案件有無頭緒？兇手有無主名？」程公道：「正因此為難。連問兩堂，毫無眉目。昨天簽差往八里蕩一帶緝拿兇手，既無主名，恐亦難得。想賢姪必有高見，尚乞賜教。」

李公道：「此事據小姪聞見，頗有形跡可疑之處。但無確據，也不敢冒昧指名簽拿。今特來請示老伯，求派幹練捕快各二名，並帶搭客數名，仍由原船放回嘉善。船上除管船的仍在縣管押外，其餘水手等交小姪帶往。此外，搭客還求老伯恩典，准其取保開釋，以免牽累。小姪此去，也不敢說必能拿得兇手，但請限一月，或二□天，必可得一實信回報老伯。」

程公聽說大喜，即起身打躬說道：「賢姪青年，具此幹才，真是難得。頃所處置，無一不當，佩服之至。一切悉聽賢姪指揮便了。」李公起身答禮道：「小姪尚有事稟商。今日午堂，請老伯提審管船，佯為發怒，用刑逼管船承招行兇，發監拘禁。將黃、裴等數人管押，以便小姪密行帶往。其餘即當堂取保開釋，使外邊知道兇手已定，那真凶便不防備，庶容易緝訪。」

程公道：「賢姪所見極是。但有勞賢姪，老夫心中實在不安之至。」李公道：「小姪亦係案中要證，蒙老伯愛護，已屬格外。既有所見，敢不竟力？」程公道：「既賢姪如此懇誠，老夫也不敢自外。俟成功後，再行拜謝。此去尚應備物，請詳細開示，以便備辦。」李公道：「別無所需，但請備藥箱一個，大小藥瓶□個，大小膏藥二百張，藥針、刀剪一副，白布五尺，破舊衣帽兩套。」程公便命將紙筆錄出，吩咐廚房備席，為李少爺洗塵餞行。李公再三堅辭，程公執意不允，一面傳前稿進來，將李公囑咐各節，命其嚴密備辦。一面攜了李公的手，請到簽押房赴席，以便細談。李公見程公如此至誠，只得從命。程公見李公年紀輕輕如此明決幹練，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命他兩位少爺出來陪席。少頃，酒肴已備齊，爺兒四個便一同入席，也不另請陪客。李公少不得坐了首位。程公對面主席，兩位少爺側坐相陪。李公看酒肴豐盛，□分侷促不安。因是老世伯的面子，便不敢□分推辭。安席已畢，李公起身謝過，復把盞回敬程公，然後歸坐。主賓酬酢，你談我講，□分酣暢；不必細說。那前稿奉命便去備辦一切，並喊值日房班，傳齊伺候，起點發梆、提案卷、開點單、標聽審案，等候大老爺宴畢升堂。

這就叫：

酒綠燈紅座上客，鐵鎖銀鐐階下囚。

要知李公預備這些藥箱藥瓶有何妙用，且聽下回細道來。